

致敬烽火年代所有的无名英雄

惊蛰

INSECTS AWAKEN

海飞 作品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惊悚

海飞 作品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惊蛰 / 海飞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60-8341-7

I. ①惊…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79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程士庆
责任编辑: 张 懿 黎 萍 邹蔚昀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书 名	惊蛰 JINGZH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3 1插页
字 数	128,000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惊蛰

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饮不食，称之为“蛰”，而“惊蛰”即上天以打雷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此时天气转暖，渐有春雷滚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

壹

陈山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是一个凉薄的清晨。荒木惟坐在窗边弹钢琴。叮叮咚咚的琴声中，窗口的光线翻滚着漏进来，洒在荒木惟青光光的下巴上。一个钟头以前，荒木惟朝陈山的后脖颈上开了一枪，陈山像一条走路不稳的老狗一样跌扑在地。荒木惟的手在窗口洒进来的光线中低垂着，手里是那把南部式袖珍手枪。他记得在开枪以前，一直在给陈山讲重庆这座完全被雾吞没了的城市。陈山就笔直地坐在那张有靠背的西洋式皮椅上，荒木惟绕着他缓慢走动，边走边给陈山布置任务。他说你接受训练以后，将要去往重庆。知道重庆吗，那个鬼地方的高射炮精准得像长了眼睛。然后荒木惟突然向他后脖颈出枪，陈山几乎是毫无防备地倒下的。开完枪，荒木惟把这支袖珍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面上。与此同时，门被重重撞开，他看到千田英子带着两名日本军医冲进办公室，他

们在地上半跪着，训练有素地打开救护箱，替陈山处理伤口。那是一粒斜射的子弹，陈山颈部的伤口已经被贯穿，但没有伤到要害。这时候荒木惟缓慢地走到钢琴边，他坐下来，白而干净的手指头在琴键上按下去。那是一首多少有些忧伤的曲子，他开始在琴声中思念家乡，并且想起了那个充满森林、腐草与木头气息的家乡奈良，以及狭长的号称日出之国的祖国。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甚至超过爱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九四一年冬天。上海虹口区日侨聚集区，一座叫“梅花堂”的小楼。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梅机关。

陈山在恍惚中听到了钢琴的声音，像是溪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潺潺声。他想起了秋天的往事，秋天来临以前，他只是十六铺码头或者大世界门口一名游刃有余的“包打听”。他就那么叼着烟，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垮垮的样子，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宋大皮鞋和菜刀像跟屁虫一样始终跟牢他，他们一起赌博吃酒，插科打诨，在弄堂里勾肩搭背地走路，或者动不动就吼一声，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他们和警察、巡捕、特务还有流氓地头蛇打得火热，如胶似漆，偶尔还为有钱人讨债捉奸。上海遍地流淌着他们的生意，谁给钞票谁就是他们的爷叔。那天在米高梅舞厅的门口，唐曼晴出现在陈山疲惫的视线中，她被一群人簇拥着，从一辆黑色的福特车上下来，向舞厅门口走去。那时候陈山正

远远地观望着那个叫威廉的小白脸和黄太太幽会。黄老板的金牙一闪一闪的，他曾经用一根牙签剔着牙，翻了一下白眼对陈山说只要有证据，我就能让威廉死得比白鲞还难看。就在陈山吐掉烟蒂，一脸坏笑地迎向黄太太和小白脸的时候，陈山被两名保镖挡住了。他们以为陈山奔向的是唐曼晴，于是他们同时出拳，陈山一左一右断了两根肋骨。撕裂一样的疼痛，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被完全拆开了，于是他哀号了一声。那次黄老板铁青着脸，站在同仁医院住院部的病床前，并没有给陈山报酬。他说你这个“包打听”不来事的。倒是唐曼晴在第二天让她的保镖赔了他十块钞票。唐曼晴让保镖带话给他，说这是一场误会。

那让我打断她两根肋骨试试？也说声误会赔她十块钞票行不行？那时候陈山从病床上挣扎着抬起头对保镖愤怒地吼了一声。

保镖笑了。在转身离开病床以前，保镖拍拍陈山的肩说，你要敢打断唐小姐的肋骨，那你得赔一条命。你们是不一样的。唐小姐的肋骨你不是打不断，是打不起。保镖说完，手一松，十块钞票飘落下来，落在病床上。陈山难过地把头别过去，他其实有点儿无地自容。因为他非常想要那十块钞票。

保镖离开病房的时候，陈山把钞票塞进自己的口袋，轻轻拍了拍，然后对着病房门口骂，册那，婊子。

再次见到唐曼晴的时候，是她陪着一个叫麻田的日本人来

米高梅跳舞。那时候陈山的肋骨好得差不多了，他就又松松垮垮地把自己扔在了米高梅舞厅的门口。看到唐曼晴，陈山的肋骨不由自主地痛了一下。唐曼晴踩着高跟皮鞋从他面前像风一样走过，陈山冷笑一声，心里仍然恶狠狠地骂，婊子。

陆军省直属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课长麻田带了一行人和陈山擦肩而过，他的目光一直落在唐曼晴丰腴得有些过分的背影上。麻田身后跟着梅机关特务科科长荒木惟，以及几名刚刚到任梅机关的辅佐官，这些人都是从海军省、陆军省、兴亚院、外务省等机构调过来的人精。麻田就是为这些人精接风的。荒木惟对此不以为意，他根本就瞧不上麻田课长，尽管荒木惟的职衔比麻田更小一些。麻田很瘦，他穿着一件竖条的浅色西装，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只滑稽的蚂蚱。荒木惟看到陈山的时候笑了，他停了下来，说你饿了。这时候陈山才听到自己的肚皮欢叫了一下，陈山不由自主地叼了一支司令牌香烟在嘴上，仿佛抽烟能填饱他的肚皮。荒木惟掏出一只精巧的打火机，替他点上了烟，这让陈山在汽油好闻的味道里有些发蒙。陈山掏出一支烟递给荒木惟，荒木惟摇了摇头说，我从不抽这个。

陈山又听到荒木惟说，你很像肖科长。不，你就是肖科长。

陈山就问，肖……科长是谁。

荒木惟看了身边的助手千田英子一眼，千田英子也笑了，

说，一个死人。

然后陈山被打晕了。他都来不及把嘴里叼着的烟抽完。陈山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头顶悬挂着的一盏明晃晃的电灯。他猛地眯起眼，转头看到了坐在不远处的荒木惟。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只麻袋上。荒木惟正在抽雪茄，陈山突然就覺得那雪茄亮起的红色光芒那么的触目惊心。他被两名汉子从麻袋上拖下来，拖到了荒木惟的面前。荒木惟说，给他穿上军装。这时候陈山看到身边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国军军服。陈山在瞬间就被人剥得精光，并且胡乱地穿好了军装。穿军装的时候，陈山看到了许多麻袋包，堆满了这间屋子的四周。他知道自己一定是在一间仓库里。这时候荒木惟顺手把一盏电灯拉了过来，用手举着一只灯泡仔细地看陈山。强光让陈山睁不开眼睛，灯泡发出的温度像一波波的热浪泼在他的脸上。

荒木惟松开电灯泡，用手指头弹了一下左手的照片笑了。他把照片举到陈山面前说，这就是肖科长！

陈山和照片里的肖正国对视着。肖正国有一张和陈山一模一样的脸。陈山对着照片有气无力地说，陈金旺，你是不是在外头生了个野种？

陈山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仓库里已经空无一人。他试着打开巨大而笨重的铁门，但是却一无所获。陈山索性在麻袋上

躺了一会儿，他记得自己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但是肚皮反而不叫了。他的手摸到了麻袋里的锯木屑，然后他开始闭着眼睛小睡了片刻。当他养足精神猛地睁开眼睛以后，先是关掉了电灯，把灯泡砸碎。然后他把许多麻袋打开，努力地从高处往下抛撒那些木屑。这些干燥的木屑飘荡起来，密密麻麻，很快弥漫了整间仓库。陈山后来找到了那张桌子，他钻在桌子下面矮着身子顶起桌子走路。然后他伸出手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瞬间粉尘爆炸。他就躲在那张被震散了的桌子背后，睁着一双乌亮的眼睛寻找着出口。陈山终于发现了一处被气浪冲开的墙洞，于是他迅速地钻了出去。此时仍然是夜间，空气清冷，但是陈山感觉不出一丝凉意，他只感到浑身的血像开水一样滚烫。在这个冬天，他有了一场发疯般的奔跑。跑过几条大街以后他终于辨明了方向。他跑向宝珠弄，就在他快跑到家门口的時候，看到他的爹陈金旺正站在一盏路灯下，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陈山不停地喘着气，这时候他身边公用电话亭的电话铃响了。仿佛一种神秘力量的牵引，陈山一步步向电话亭走去。一种不太好的预感笼罩了他。他伸出手拎起话筒，果然他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你的妹妹在我这儿，她应该叫陈夏。

那个声音还说，刚才你的逃跑，只是一场考试。你通过考试了，恭喜你。

声音又说，但是还有一场考试，四十分钟以内，你必须凭记忆跑回到原来的仓库里。如果四十分钟还没赶到，那就不用

来了，直接回去买一口棺材。给谁用，你比我清楚。

电话里头有些细微的风声，这让陈山的后背凉飕飕的。电话咋地被对方挂断了，陈山还举着话筒发愣。他不停地喘着气，终于猛地挂上电话，发疯一样地向仓库跑去。这让路灯下的陈金旺越来越不明白，家门口不远的电话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觉得自己的二儿子已经疯了。所以他破口大骂，瘪三，有家不回！

陈山又开始了一场昏天暗地的奔跑。跑过的那些马路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清晰，像一张悬在他头顶的地图。街上行人稀少，他就像一头受了枪伤的野猪一样，迅捷、准确而又有些慌乱地奔跑着。终于在一盏路灯下，他看到了荒木惟。他穿着黑色的风衣，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在等着陈山，像是在车站迎接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陈山跑到他的面前时，脚一软四仰八叉像一摊烂泥一样瘫倒在荒木惟的身边。荒木惟笑了，说，你一定是属鸵鸟的。

陈山气喘吁吁地说，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不属鸵鸟，你不会有那么能跑。你从电话亭跑到我面前，用了三十七分十三秒，比最能跑的武田准尉还要快两分四十七秒。

陈山不再说话，他一直躺在地上喘着粗气。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的是，他长得太像从重庆派往上海执行任务的特务肖正国。但是肖正国已经在梅机关联合76号特工总部的一场围捕行

动中死了，死的时候颈部中了一枪。现在荒木惟需要他替肖正国活下去，并且回到重庆。

陈山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躺在地上他能看到荒木惟正在弹钢琴的侧影。荒木惟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男人，他弹完一支曲子，仿佛知道陈山已经醒来，转过身子来说，以后你就是肖正国！你不可以再抽烟，你的手指和牙齿上，刚才医生已经为你去掉了抽烟人的特征。你要继续保持。

陈山说，我想见我的妹妹。

你用不着见到她。你只要知道她活得好好的，还很开心，这就足够了。

陈山说，你们要是敢伤她半根毫毛，我一定会拼命。

你没有命可以拼！荒木惟说，从现在开始，一共三个月的训练期。为了你的妹妹，你要拼命地记住任何事情，记住重庆军统局本部的内部纪律、准则、部门、人员。当然在逃离仓库的游戏里，你闯关又快又准，所以我知道你将会是我最完美的作品。

对了，你有个新婚妻子，叫余小晚。她是名外科医生。荒木惟坐在一张西洋式靠背的墨绿色真皮沙发上，抽着一种叫作蒙特克里斯托的雪茄说。像你这样的人，正好需要一名医生照顾你。

出发去重庆的前一天，千田英子陪陈山回宝珠弄看看他的父亲陈金旺。站在弄堂口，陈山老远就看到了父亲穿着厚厚的藏青色棉衣，抱着一台收音机，坐在一堆阳光里。那台收音机是陈山花了一整年的积蓄买来送给妹妹陈夏的，亚美公司新生产的五灯“电曲儿”牌子。妹妹陈夏酷爱着各种声音，她的眼睛看不到，所以她连蚂蚁走路的声音都能听到。大哥陈河常年在外，陈夏的大部分时光是和陈山度过的。当她在一次午睡醒来后，先是坐在床沿边上惺忪地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她说小哥哥，我想要一台收音机。陈山拍了拍胸大声地说，你想要几台，哥就送你几台。

我只要一台就够了。陈夏笑得很甜，她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对着门口一片白晃晃的光线笑。

陈山仍然能清楚地记得，为了凑最后一笔钱，他带着宋大皮鞋

和菜刀帮人去要赌债，结果被人在吴淞口码头的货仓门口堵住。那一场打斗让陈山头破血流，胆小如鼠的刘芬芳拿着一杆破枪来帮他们的忙。他是一名从海盐来的牙医，但他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巡捕房里便衣探员的样子，穿风衣，戴礼帽，经常告诉陈山自己的身份十分神秘，意思是他可能是一名特工。他活在自己的臆想中乐此不疲。那天他拔出一把枪左右摇晃，扣动扳机的时候耳朵里却各塞着一小团棉花。但是那枪一直没有响，这让他心里有些发慌。陈山一把夺过了刘芬芳手中的枪，朝天就是一枪。陈山大吼一声，谁要不想活就尽管往前冲。

这台电曲儿一共花了陈山六十七块钱，最后的八块钱是帮人讨债挣来的。他的额头上挂着一缕新鲜的血，连擦都没擦，他直接去新新百货买了一台电曲儿往家里跑。当他把收音机小心翼翼地放在妹妹陈夏的床头柜前，并且调出了声音的时候，陈夏笑了，露出一排白牙。她的眼睛看不到陈山额头上已经凝固的血迹。现在，这台收音机像一个熟睡的婴儿一样，安静地躺在陈金旺的怀里。陈山远远地看着他，他的头发一根也没有掉，仍然是那么的浓密繁茂，只不过是略略有了一些灰白的颜色，很像是深秋农作物上落下的一层霜。在陈金旺的心里，只钟爱着他品学兼优的大儿子陈河，一个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有出息的儿子。陈河才是全家莫大的荣耀，即使这个儿子有好几年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突然被风吹走的风筝一样。大约在两年前的辰光，陈河突然从昆明往家里寄来了一封信，说因为打仗，学校先搬到长沙，又搬到昆明。改了个名，叫西南联

大。他人在昆明。

那天千田英子带着陈山慢慢退出了弄堂，按荒木惟的吩咐，陈山不需要再和陈金旺见上面，免得节外生枝。陈山远远地看着晒太阳的陈金旺说，老东西，你给我好好的。

千田英子穿着中国服装，她一直站在宝珠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她听见了陈山刚才的话，所以她用蹩脚的中国话说，陈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陈山说，他叫老东西。

千田英子说，很奇怪的名字。我也特别想我的父亲，他在我的家乡札幌是一名酿酒师。

陈山没有理会千田英子，大步地向弄堂外走去。千田英子紧紧跟了上来，说，他酿的清酒，在当地很有名。

陈山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来对千田英子皱了一下眉头说，那你不好好学酿酒，你来我们国家凑什么热闹？

陈山和千田英子走在回梅花堂的路上时，刘芬芳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正站在路边看海报墙。他的身体有些臃肿，仿佛像是要撑破长衫似的。刘芬芳转头的时候看到了陈山，于是他离开海报墙，快步赶上去挡在陈山的面前。刘芬芳在麦根路开了一家芬芳牙科诊所，他是嘉兴海盐人，和陈山、宋大皮鞋和菜刀这些“包打听”比，他算是最有钱的人。刘芬芳冷笑一声说，姓陈的，你三个月前卖给我的那支枪，还是生了锈的，那子弹像是潮掉了似的，怎么也

打不响。今天你得把十块钱还给我。

你十块钱就想买一把好枪？十块钱顶多只能买一把弹弓。陈山说。

弹弓也比你这把破枪好多了，刘芬芳愤怒地嚷了起来，你忘了我在码头上杀出一条血路帮你讨赌债？

陈山笑了，识时务者溜得快。你赶紧溜，不然你的卖相会很难看的。

陈山说完，和千田英子一起并排往前走去，边走边说，这是一个疯子，咱们不能理他。刘芬芳还是追了上来，手搭在陈山的肩上。千田英子突然出手，扣住了刘芬芳的手腕，顺手将手腕别了过去。

刘芬芳痛得哇哇乱叫，说你胆大包天，真是不想活了。他另一只手拔出了那把生锈的手枪。

千田英子卷腕夺过枪，一脚又把刘芬芳踢倒在地。千田英子朝刘芬芳连开数枪，枪枪射在他裆部一寸的地方，刘芬芳的裤子随即湿了，整个人颤抖得像是在抽风。千田英子把枪扔在了刘芬芳身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胆小如鼠。

陈山在刘芬芳身边蹲了下来，叹了口气温柔地说，芬芳，我说过你的卖相会很难看。你就是不肯听大哥的。

刘芬芳说，你这个骗子。

陈山又叹了口气说，骗子不好当。你就是因为没脑子才只会拔牙。

刘芬芳眼睁睁地看着陈山和千田英子一起离开，只留给他一个各自的背影。有路人从他身边走过，好奇地望着他屁股底下一摊湿漉漉的地面。刘芬芳忙把枪捡起来插回了腰间，一骨碌爬起来说，不许看，特工执行任务。

那天陈山从梅花堂的院子里回过头，远远地望着快快离去的刘芬芳，突然想起他应该找宋大皮鞋和菜刀告别的。宋大皮鞋本来就是一个修鞋的，而菜刀就是一个磨菜刀的，他们和陈山在宝珠弄差不多混了有十来个年头儿了。陈山看着刘芬芳的身影消失，然后别转身一步步走向荒木惟的办公室。荒木惟照例在弹钢琴，弹琴的时候陈山把想和朋友告别的意思跟荒木惟说了一下。荒木惟看上去像是没有听到，他专注地弹完了一曲钢琴然后转过身子，对陈山说，肖正国本来就没有宋大皮鞋和菜刀这样的朋友，所以你不能去和他们告别。

可我不是肖正国。

忘掉陈山，你就是肖正国，军统党政情报处航侦科科长。荒木惟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

那天陈山对着一面墙，久久没有说话。他觉得人生奇特，宋大皮鞋和菜刀怎么就突然在他的生命中像消失了一样呢。他对着那面墙在心里默念。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

陈山又说，再见，宋大皮鞋，菜刀，还有笨蛋刘芬芳。